

# 双塔

冰出

传记创作的挑战与坚持

闫文盛

我写作《章回之祖——罗贯中传》(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似乎出于“偶一闪念”。迄今想来,我对于这一写作所面临的难度一直准备不足。但不知不觉中,错杂、浩瀚、纵横的九年时间过去了。何谓“偶一闪念”?这么说吧,我来写作这部书似乎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因为之前我的文学耕耘一直在散文、诗歌、小说领域,接触过一些与罗贯中有关的写作任务,但也仅限于地方文化中出于乡道的成分(因为《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所以,在2013年夏,因为哲夫老师的推荐开始介入这项工程之时,我常有恍兮惚兮之感。但这一因为无知而无畏的“闪念”从此构造了我的生活。

自2013年夏天的尾声完成写作大纲,并与作家出版社签订正式协议以来,这部书的写作迄今已然跨越了九个年度。在此期间,我从太原市文联《都市》杂志社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工作;去北京读完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在接受本书写作任务的最后三年间,我将工作重心放在前期准备工作上:通过各种途径购藏了与《罗贯中传》写作有关的、出于古今中外各类著者之手的数百本图书;阅读、解析并顺藤摸瓜地走访了山东、河南、四川、重庆、陕西、北京、江苏、浙江、河北、福建及山西清徐、祁县等全国多个或与罗贯中生平相关、或与罗贯中研究不无牵涉的省市区县。这些工作陆续完成后,我于2016年5月18日开始动笔创作,到7月31日完成近八万字,形成本书将近半数的篇章。

但在2016年的后半,由于读研备考之事,此书的写作便暂时搁置下来。研究生录取事宜尘埃落定,我在2017年3月31日再度拾笔续写时,却发现由于中断,形成了新的思考,全书业已完成的章节也感觉面目全非,于是在整体结构和细部方面重新梳理,用了大概一个半月进行恢复才真正进入第二轮写作状态。这次写作从5月18日一直持续到8月26日。2017年9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之前,《罗贯中传》的基本文本规模达到16万字,但仍未最后定稿。而在此前与此后,我参加过两回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组织的专家会议,参加过一次中国传记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基于国内罗贯中传记写作的一片蛮荒局面,在会议中求教于各方专家,虽获益良多,但对于如何彻底完成此书的写作,却愈来愈觉得艰难和需要加倍地慎重起来。此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首先是罗贯中生平文献的匮乏,但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因素,即本书传记最重要的著作《三国志演义》是否同出于《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杂剧家罗贯中之手?学界一直未有确论。在这种分歧面前,传主的面目自然无法变得清晰起来。

研究生学业的三年间,由于拿不出根本性的说法,我头脑中的疑惑之处渐渐增多,所以《罗贯中传》的终稿便一直难以出笼。前述分歧带给此传写作最大的麻烦在于,传主的生平链条无法在矛盾重重的面目中首尾贯穿,且极易发生时空错位,赓续大体无法,更难以传记的基本要求行文。因此,在2020年的秋天,当我决定将此书付梓,完成许诺之时,我发现我面对的不再是需要稍作修改的16万字,而是在时间流逝、思考不断蔓延的作用力下,凸显出更多自我质疑和否定的16万字。

2020年腊月到2021年暮春时节最后数月的突击修改,我便是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度过的。到2021年4月30日,我向一直联系的原文竹女士提交18万字《罗贯中传》文稿时,也并没有出现如释重负的感觉。经过多年的传记写作,我原有的超强的自信心退去了大半,一种从未体切入微的无知和无力感盘桓在我的心头,良久不去。唯一或可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多年的坚持,这件在9年中我都没有觉得会确切落地而生根的事居然成功!

2021年末,书稿审阅意见陆续返回后,结合审阅专家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修改。终于到2022年中,于炎夏带来的暑热中正式将书稿完成。我所能呈现的,是遵循了学界的基本研究,并以我迄今仍觉粗浅的判断力而拿出的一部粗线条的、不乏推测性结论、虽有旁征博引但距离真正的传记尚有诸多差距的著作罢了。

本传字里行间,关于罗贯中生平行事的段落不免各种缺陷,笔者将着眼之要点,放到了罗氏在精神层面的觉悟和灵魂之细节。因为关于传主原始的记录,实不至于支撑本传铺排行文,故本书在开展之际,常涉笔于元末与三国时代大势,对传主本人来说,似旁及过多,此为无奈之举。

罗贯中一生著述,以《三国演义》为其核心,因此本书提纲挈领,以一个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对应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此可谓笔者撰写此书的起点,也是全书最终的归结。在行文尽可能删繁就简的前提下,为了厘清错综杂乱的史料之间的关系,使全书的叙述显得可信,本书在有限的记载以据叙述罗氏生平之余,尚在必要之处采取了辩证之法,尽量节制地加入了一点作者的议论。这并非笔者要故意破坏本书的体例,而实在是由于不愿姑妄言之、草率结论罢了。至于评判此书是否尽得罗氏本相之精髓,只能烦读者鉴之。

## 古典文学中的龙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龙文化历史悠久,有关龙的描写广泛存在于《诗经》、汉赋、唐诗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叙事抒怀,反映社会生活,承载美好祝愿,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龙文化的内涵。

### 颂庆典

《诗经》中所提到的龙,多指器物上的龙纹,尤其以龙旗最多。《诗经·商颂·玄鸟》写道:“龙旗十乘,大辂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大意是龙旗大车有十乘,贡献粮食常载满,国土疆域上千里,百姓居处皆平安。除此之外,《周颂》《鲁颂》当中也有相关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描写龙旗的诗句都出现在《诗经》的“颂”中,这是早期龙纹性质所决定的。龙纹可以说是为祭祀而形成,又专门为祭祀而服务的,“颂”则是周王和诸侯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当时只有高层统治者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才会出现以龙为纹饰的旗帜。

### 寓祥瑞

汉赋主要为寓意、遣怀、叙事、言理之作,结构严谨,辞藻华丽,注重韵律。由于统治者多以龙的出现寓意祥瑞,皇帝多以龙自喻,因而以龙为主要题材的赋要多一些。三国曹魏文学家缪袭的这篇《青龙赋》便是一篇代表作。“观夫仙龙之为形也,盖鸿洞轮硕,丰盈修长,容姿温润,蜿蜒成章,繁蛇纠缪,不可度量。远而视之,似朝日之阳;近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燿若鉴阳,和映瑤珠,日对若望飞云曳旌旌。或蒙翠岱,或类流星;或如虹霓之垂耀,或似红兰之芳采。煇瑞彬之瑰异,实皇家之休灵,奉阳春而介福,眷万国之嘉祲。”一片叹美之辞,可见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是光芒四射的。

### 赞盛世

唐代诗人李峤有一首题为《龙》的诗作:“衔烛耀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希逢圣人步,庭阙正晨趋。”这首诗描述了一种神秘而又庄严的氛围,以及对壮丽景观和卓越人物的赞美之情。

诗中提到的“龙”和“凤”是帝王的象征,有吉祥之意。“衔烛耀幽都”使用了《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烛龙的典故,表明盛世即将到来,展示了一种繁荣兴旺的景象。“带火移星陆”以及“升云出鼎湖”表明龙可以化身为星辰和云彩,具有超凡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能力,突显了龙的威严和神秘性。“希逢圣人步”和“庭阙正晨趋”表明作者期待出现道德高尚、有贤德的人物引领国家走向和谐繁荣。

作者采用了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使整首诗富有激越感和力量感。通过描绘龙的形象,表达了对优秀人物的赞美和追求,以及对社会发展繁荣的渴望。

### 言志向

《龙赋》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短赋,借龙抒怀,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操品。全文为:

“龙之为物,能含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惟不可见,所以莫知其乡;惟不可富,所以异于牛羊。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则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为仁。为仁无止,则常至于丧己;而未始至于丧己,夫此所以为智。止则身安,曰惟知几;动则物利,曰惟知时。然则龙终不可见乎?曰:与为类者常见之。”

文章写龙是神奇的动物,变幻莫测,让人无法驯服,它本可以到处处出没有伤害人类,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伤害人类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仁慈。仁慈而又不曾伤害自身,这就是所说的明智。有止尽的仁慈,果断退守来保自身平安,这就是常言所说的能预先知晓事物变化。活动时有利于万物,这就是常言所说的洞悉时机而后为。神奇的龙终究是无法见到的吗?和龙有着同样品性的人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这篇赋是王安石自喻襟怀、托物达理的绝妙佳品,大约创作于作者青年时期。此文以龙德喻人德,反映出王安石青年时期对儒家思想和道德境界的追求。全赋纯系说理,理中有情,含义精微。 本版编辑整理

## 更为宽阔的可能

——2023年散文观察

王清辉

在散文写作中,选择以何种视角去观察日常,考验着写作者面对生活的态度以及针对题材的取舍。2023年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读到了对身边亲朋至交的观察,对自己工作细节的描述,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当然也不乏对精神生活的反思。

对生活、对自己乃至对时代作出什么样的独特发现,说到底,是由我们的信念决定的。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万千世界,我们观察到的不可能是世界本身,而是在每个人不同的思考方式下暴露出来的世界之一隅。生活的万千体验与此同时此刻的观察,在散文写作中一并向我们展开,其相互交叠和映照之处,正体现着散文的独特魅力。

### 文体边界的扩大

文体边界的扩大是近年来散文创作中呈现出的整体趋势。2023年的散文创作中,更加突出的一点是,作家把对生活的观察、面对社会的经历同自己的精神世界打通起来,在更为开放的创作中,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差异性的观察与应该怎样生活的省思。

由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事》首先吸引人的在于它的真诚和真实。杨苡生于1919年,2023年1月27日,她以103岁高龄离世。在她细密而真诚的观察中,生命长河中的种种曲折与无常,可念可说之处,不平凡的从不是家世背景或者历史大业,而更多的是普通人真实生活中“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样的感情与生命的无常。个人虽常与时代共命运,但能够延展人的精神与心胸、而不为生老病死所限的,是每一个时代都为之发光发亮的青春热望与美好感情。

阿来的《西高地行记》继续了《成都物候记》的写法,既是植物笔记,也是美学笔记、文化笔记。在他的散文写作中,万物平等而生生不息,他带领我们重新建立与故乡、与自然的联系,不仅是为了感受青藏高原的风物之美,更是带着思考与力量的价值表达。在他的观察中,自然能够教会我们领悟美好的事物。

何向阳的《课雪春秋》由写人到写历史。作者在写作中想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我”的形象,而是“让我汇入到历史的长流之中”,同时这也是一次回归文化想象和理想人格的跋涉。

### 洞察力更为突出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世界,那么其丰富的生命,开阔的眼界,心灵的景观,包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是源于找寻自我、发掘人生的旅程。在散文写作中,最吸

引人、最为真实的是生命本身作为隐形存在的光泽,终极目的都是让人在追忆和回忆中热爱生活本来的面目。散文作家通过看世界、观自我创造出与自身精神和心灵来路呈对应的见证关系来实现自我洞察,这也是散文写作应有的责任和抱负。从自我出发,从时代出发既是散文写作的母题,又是散文创作的信念和气象之所系。

刘亮程《我的孤独在人群里》从最微末者着眼,书中写马、写狗、写蚂蚁、写虫子,甚至写老鼠、写麦子、写树、写草、写一场风……刘亮程形容作品中的自己经常“走神”,走到动物、尘土里去,走到世间的万物里去。

王尧的《日常的弦歌》回到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在他的观察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写作与他们的信仰、情怀、人格,都在弦歌的回响中,呈现为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们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的优良品格,永远感召和启迪着当代人精神格局的形成。

杜梨的《春祺夏安》真诚地记录和呈现了在北京的当下生活经验,通过对记忆和生活的细细打量,作者清晰展现出自己的人生地图与文学地理,更以智慧和诗情,带领读者走进一个饱含人情味、充满闪光点的城市与生活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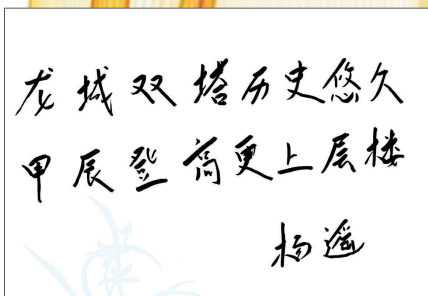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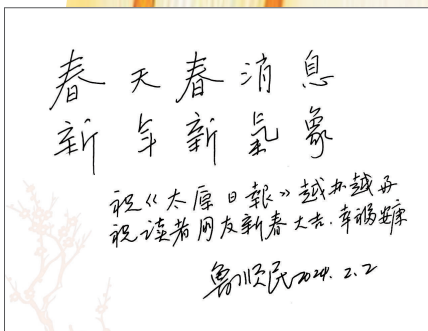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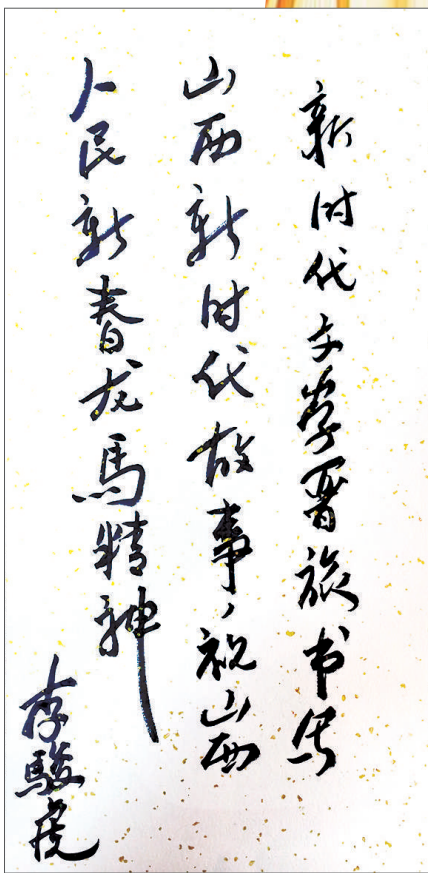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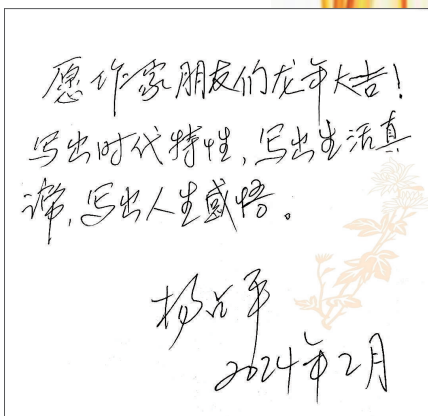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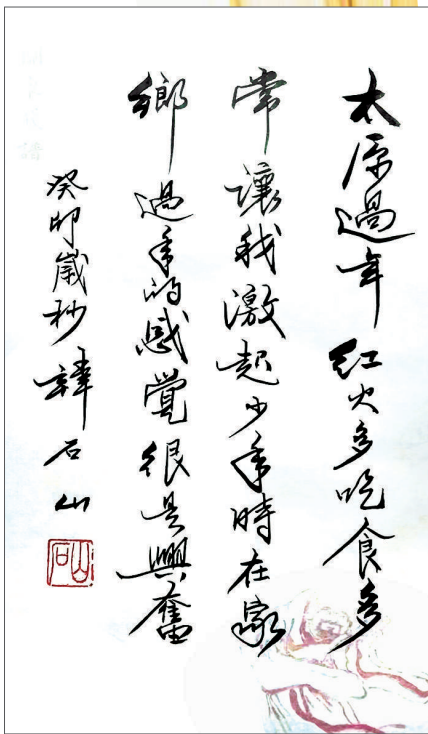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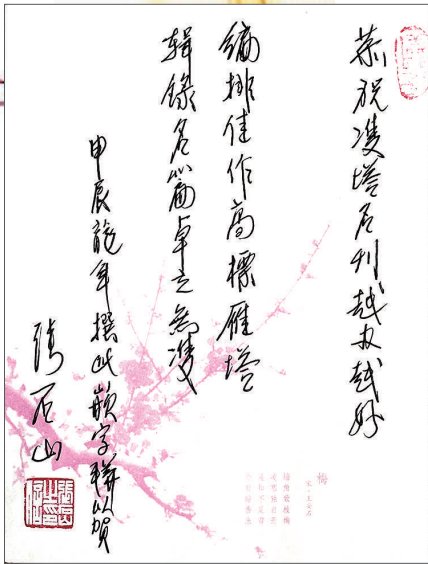
### 业余作者的破圈成长

近些年来散文创作者队伍不断扩大,来自各行各业的写作者加入到散文创作的队伍中。他们多是业余写作,一边记录身边的故事,一边书写细腻真切的感觉,让原本在他们生活圈之外的人们能够广泛地共情共鸣,这些作品在生活经验和细节描写中常常有超出习见散文表达范围的展开,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文学朴素和真诚的感染力。

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2023年最受关注的散文作品之一。朴素而不失深刻的个人见证和体验,与其说《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一个快递员在工作一天的辛苦之后写出的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个一直在阅读和思考的人,正好做了快递员。

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文字平实质朴。在她的观察中,身边那些普通又不寻常的人,时而让人哭,时而让人笑,读来令人心生同情,同时又充满了生活的希望和生命的力量。

他们我们将我们所不熟悉的生活细节一一打开,所倚仗的是源于作者对自己生活的真诚观察和独特思考。更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责任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和个体的经验记录下来呈现出来。每一个人的书写加起来,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更为宽阔的可能性。



作  
家  
新  
春  
寄  
语

恭祝双塔名刊越办越好。编辑佳作高标雁塔,辑录名篇卓立无双。甲辰龙年撰此嵌字联以贺 张石山

太原过年红火多吃食多,常让我激起少年时在家乡过年的感觉,很是兴奋。 癸卯岁抄 韩石山

愿作家朋友们龙年大吉!写出时代特性,写出生活真谛,写出人生感悟。 杨占平 2024年2月

新时代文学晋旅书写山西新时代故事,祝山西人民新春龙马精神。 李骏虎

春天春消息,新年新气象。祝《太原日报》越办越好,祝读者朋友新春大吉,幸福安康。 鲁顺民 2024年2月2日

龙城双塔历史悠久,甲辰登高更上层楼。 杨遥